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

閩錫山書耑



十一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四十八

靈石耿文光斗垣甫

史部十一

地理類七

歷代宅京記二十卷

國朝顧炎武撰

來賢堂本 首徐元文序次阮元序次目錄凡總序二卷

自伏羲氏都於陳迄於元完大都城

關中四卷雒陽

三卷成都一卷鄭上一卷鄭下一卷建康一卷雲中一卷晉陽太原天名一卷開封一卷

宋州臨安一卷臨潢一卷幽州一卷遼陽大定會甯開平一卷嘉慶戊辰五世姪孫錫祉

跋

徐氏序曰舅氏亭林先生繼古人絕學當明之末欲有所樹立迄不得試乃退著書以自見有曰肇域志囊括一統志二十一史及天下府州縣之志書而成者也繼又摘其有關政事者爲天下郡國利病書而復彙從來京都沿革之故參互攷訂輯成是編余曩者大

廷對策謬荷先帝國士之知先生勗語必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後可以登山臨水必有濟世安民之識而後可以考古論今元文請事斯語

阮氏序曰甯人顧氏崎嶇南北所考山川都邑城郭宮室皆出在實踐當先生盛游之時一羸二馬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卽呼老兵土民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卽坊市中發書對勘或平原大野無足留意於鞍上默誦諸經注疏偶有遺忘則又發書而熟讀之其精審如此肇域志未成其稿本散出四方者雙行夾注頗難讐校惟宅京記爲顧竹樓所藏釐訂修整具有條理然此書閣本有之取而校其異同不更善乎

顧錫祉跋曰先五世祖所著宅京記立齋徐相國曾爲之序向未鏤板祇以此書爲讀經史所急需爰取家藏舊本并遍假藏書精抄本細爲讐校呈阮大中丞是正序而付諸剞劂氏肇域志散佚已久僅存自序行將訪求善本續謀付梓

元世祖中統四年陞開平府爲上都至元元年改燕京爲中都四年城中都五年改中都爲大都二十年完

肇經室集肇域志跋曰世之推亭林者以爲經濟勝於經史然天下政治隨時措宜史志縣志可變通而不可拘泥觀日知錄所論已或有矯枉過中之處若其見於設施果百利

無一弊歟四庫書提要論亭林之學經史爲長此至論未可爲腐儒道此肇域志稿本未成之書其志願所規畫者甚大而方輿紀要實已括之此帙密行細書無一筆率略始歎

古人精力過人志趣遠大世之習科條而無學術守章句而無經世之具者皆未足與於

此也

肇城志未見梓行
想已散佚無存

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二十卷

國朝顧炎武撰

抄本 莫錄稿本皆細行雜鈔不出一手以朱筆校改誤字每件後時有零星小件行書密行或亭林筆也末有黃不烈跋曰乾隆己酉秋友人張秋塘以原稿示予共三十四冊此亭林真蹟是傳是樓書物予以殘缺不及收壬子秋五柳居携是書來亟以數十金易之每本旁有冊數一至三十四唯缺第十四本今之強分十五爲十四者僞作也每本部葉標某省或某府字樣次序先後起自北直而他省不分府直獨分者亭林所藉紀載加詳也每本有備錄字案肇域志序云本行不盡則注之旁旁又不盡則別爲一集曰備錄則此書與肇域志相出入否則如利病書序所云有得卽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爲輿地之記一爲利病之書兩書本合而存之與蘇州府志載是書爲一百卷而外間傳寫又分一

百二十卷今觀原稿並無卷次則分卷之說俱不可信且各省先後傳寫本不復如原稿次第其本數已分三十四爲六十有原稿部葉別之仍可弗亂此跋又見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是書皆抄集志乘史傳予在都門見此稿本皆細行密書索金一千恐不足據

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二十卷

國朝顧炎武撰

龍氏本 道光三年甘肅鞏秦階道龍萬育倣聚珍板合讀史方輿紀要刊行崑山顧氏

二家之書前有壬寅顧炎武自序此未成之書也

顧氏自序曰崇禎己卯予秋闈被擯退而讀書歷覽廿一史以及天下郡國志書一代名公文集間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卽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爲輿地之記一爲利病之書兵火散佚亦或增補未定義例又多往代之書地勢民風與今不合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姑以初稿存之篋中以待後之君子斟酌去取

阮氏曰利病書流傳雖多強半爲抄手割落四庫書中僅列存目民間無從是止

錄於擎經室集

譜觚十事一卷見亭林遺書自序曰僕自三十以後讀經史輒有所筆記歲月既久自成卷帙而不敢錄以示人忽見時刻尺牘有樂安李象先

名煥

與顧甯人書辨正地理十事

竊念十年前與此君曾有一面而未嘗與之札又未嘗有李君與僕之札又札中言僕讀其所著乘州人物志李氏八世譜而深許之僕亦未嘗見此二書也其所辨十事僕所著書中有其五事然李君亦未嘗見似道聽而爲之說者而又或以僕之說爲李君之說則益以見李君之未見鄙書矣不得不出其所著以質之君子無俾貽誤後來學者非好辨也諒之

文光案舊刻亭林遺書十種此其中之一種吳震方刻入說鈐新刻本二十種未及見
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三十卷輿圖勝覽四卷

國朝顧祖禹撰彭元瑞注

敷文閣本 龍萬育刊前有景范自序三首熊開元吳興祚彭士望魏禧四序凡例二十一
六則是書皆取正史故書名冠以讀史原刻本最佳龍刻活字本不善

是書以古今之方輿衷之於史卽以古今之史質之於方輿故曰讀史方輿紀要
地理志始於班固最爲雅馴劉昭補後漢郡國參入古今地名爲功不少所惜微有謬誤
耳晉志僅存郢郭齊志略標形勢沈約州郡詳而未精魏收墜形穢而不備隋志兼及梁
陳齊周碑益頗多而經緯未盡劉昭唐志略於天寶以後歐陽氏略於天寶以前功過不

相掩也五代史薛志曾見數條較歐志頗勝歐志無乃過略與宋志詳略失倫遼金二志
金志差勝國初元志缺露又在宋志之下是書本之正史他書所見亦節取焉

方輿之書自經而外彬彬成家者魏晉以降代有其人原注余輯方輿書目二卷約千餘家自唐以前傳者絕少宋元可見者亦不過數家元和志考古太疏寰宇記引據不精指陳多誤廣記考核有餘而於形勢險夷未盡晰勝覽以下偏於詞章

六經而外左國史漢皆有詮釋古人散佚之書見於古人援引者爲多是書悉爲搜討至杜鄭馬三家之書其言方輿皆資採取而杜氏尤長王厚齋玉海一書中所稱引類多精確而通釋一種爲功於通鑑甚鉅胡身之從而益暢其說搜剔幾無餘蘊余尤所服膺故採輯尤備

酈氏水經注杜佑病其荒繆蓋河源紓遠尙依史漢舊文而江漢以南又皆意爲揣測宜其未盡審也若其掇拾遺文參稽往蹟良爲考古之助余嘗謂酈氏之病在立意修辭因端起類牽連附合百曲千回文采有餘本旨轉晦使其據事直書從原竟委恐未可多求

也原注河防籌海諸書惟潘氏河防張氏三吳水利二書差有可採川瀆一書略倣水經務期明確無取辭費

前代之史易讀近代之史難讀司馬公作通鑑於史漢三國採取最多晉宋而降則旁稽

博考參取成書其正史所存什或未能三四也十七史以後宋元二史最爲蕪繆近時史學益荒方輿一家尤非所屬意是書於宋元諸史不能盡存而近時聞見尤用闕如蓋不

欲以可據之方輿亂以無稽之記載也

原注志猶憑實史全踏虛

說者曰風后受圖九州始布此輿圖之

始山海有經爲篇十三此地志之始也周禮大司徒而下職方司書司險之官俱以地圖周知險阻蘇甘茂之徒皆據圖而言天下險易儒者自鄭元孔安國而下皆得見圖藉驗周漢山川余採集諸家圖說手爲摸寫既成病其略乃殫力於書

余初撰次歷代鹽鐵馬政職貢及分野共四種尋皆散佚惟分野僅存未遑補綴其大略僅錯見於篇中以俟他時審定

以上凡例七條

戴氏曰是書祇是大體好細處未能盡善

錄於東原集

彭氏曰是書多詳山川阨塞意主兵事但取正史故專而精利病書凡邊防水利漕運河渠賦稅戶口物產風俗有關利病者著於錄其體更大脫漏亦多蓋惜乎其爲未成之書也有此兩書而太平寰宇記以下諸輿地之書皆讜言讐說矣

錄於本集

江氏曰顧祖禹無錫人父柔謙字剛中精於史學著山居贅論一書祖禹少承家訓經史皆能背誦如流性好遠遊足跡遍天下無所遇而歸閉戶著書撰歷代州域形勢九卷南

北直隸十三省一百十四卷川瀆異同六卷天文分野一卷共三百三十卷又用方法繪
地圖四卷總名曰讀史方輿紀要凡職方廣輿諸書承譌襲謬皆一一校正詳於山川險
要及古今戰守之蹟而景物名勝皆在所略其書可以不出戶牖而周知天下之形勝爲
地理之學者莫之或先焉世所稱三大奇書此其一也其二則歷算全書南北史合抄然
合抄本人所易爲李清書尤嫌疏漏豈能與顧氏梅氏之書稱鼎足哉

錄於師承記

文光案南北史合注江氏誤爲合抄故云易爲李清合注最精密惟改易原文旣非延
壽舊書亦非自撰新書不可爲訓也三書之外如秦氏五禮通考畢氏續通鑑皆奇書
也後有作者莫可及已又案南北史合注簡明目錄著一百五卷而四庫全書總目不
收莫詳其故此書傳本甚少師承記所云恐亦是臆度之詞未嘗親見其書也

一統志案說十六卷題曰崑山顧亭林先生原本案此書抄自方輿紀要與利病書合
刊抄書時未及細檢遂誤題祖禹爲亭林又題徐乾學纂亦誤是書爲吳兆宜所抄道
光十五年張青選以聚珍板印行諸家多言是書之僞而不知雜纂方輿紀要總論爲
一書顧譜云坊賈所爲不足辨也

國朝毛奇齡撰

西河合集本 是書因杭州舊志躡駁故辦之凡詰問者三條誤有所由者三條又附載宋之間靈隱寺詩吳越王鐵幢浦二條以爲不足辨者不在所詰所辨之數焉又蕭山縣志刊誤三卷亦合集本以蕭山縣志多所失考因逐條爲之釐正凡八十條

天下山河兩戒考十四卷

國朝徐文靖撰

原本 位山六種之一雍正元年自序二年黃叔琳序戒界也前八卷注唐僧一行大衍歷後六卷參考晉隋宋三史位山所附前爲略例後爲二十四圖是書專言分野故列之地理類伏讀四庫全書提要曰分野之說見於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鄭注云大界則九州州中諸國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 塙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如鄭氏所言以九州爲大限而諸國地域遠於國都者其上應之星自不得盡同是星野不主乎列國而主乎其地漢書地理志於漢時郡縣略著梗概至唐而僧一行又據山河以分於義尤近然其說有云魏徙大梁則西河合於東井秦拔宜陽而上黨入於輿鬼彼此遷就益涉支離特其文詩綜博足以自達所見故後

代言分野者悉宗之文靖廣採羣書以爲之注此八卷是也自卷九至卷十四則文靖所續補亦引羣書爲之注自漢以降星野之書已亡說者徒就春秋內外傳以其所及推其所不及牽合附會皆所不免是書雖詳於攷古不涉占驗然博引曲証以資談論則可於實用毫無所當也謹案都會諸志皆有星野一門恭讀此條可以曉然矣其錄步天歌及繪星圖者皆非也

宋東京考二十卷

國朝周城撰

六有堂本 雍正辛亥太原王晦序乾隆戊午韓江膚廣譽序凡引書三百五十一種前
十卷爲京城四京宮城殿閣諸司三省官治後十卷自壇臺池囿至關梁井墓凡三十八
類門目瑣碎考北宋一百七十年遺蹟隨境搜羅罔不備載事實論斷則采諸家記載各
附於遺蹟之下

水地記一卷

國朝戴震撰

微波榭本 阜曲孔氏校刊

戴譜此書刻於孔戶部祇一卷自崑崙之虛至太行山而止洪舍人行狀則曰未成之書水地記七冊蓋所屬草稿尙不止此蕪谷取其可讀者爲一卷刻之其叢殘則姑置之國朝之言地理者於古爲盛有顧景范顧甯人胡朏明閻百詩黃子鴻趙東潛錢曉徵而先生乃皆出乎其上蓋從來以郡國爲主而求其山川先生則以山川爲主而求其郡縣水利記固將合天下之山爲一山合天下之川爲一川而自尙書周官春秋之地名以及戰國至今歷代史志建置沿革之紛錯無不依山川之左右曲折安置妥帖至疇而不亂此書固非旦夕之所能成先生志願之大以爲必有能助之者而不料其所成止此也水地記亦七經小記之一便經之言地理者於此稽焉

七經小記者欲爲此以治經也所謂七經者詩書易禮春秋論語孟子是也治經必分數大端以從事各究洞原委始於六書九數故有詁訓篇有原象篇繼以學禮篇水地篇約之於原善篇聖人之學如此而已

元使求河源誤以禹貢之積石爲崑崙而自昔相傳禹本紀山海經淮南子及水經諸書所言崑崙河源輾轉踏襲鮮能証實按史記大宛列傳張騫明言河注中國源出鹽澤南下乃云其後騫死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賓于賓乃注鹽澤者之源非騫所指注中國河

源也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在西安府少北邊外唐劉元鼎爲吐蕃會盟使記其所見曰
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
所謂崑崙也山東距長安五千里唐會要大羊同國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闐
鹽澤去玉門陽關千三百餘里兩漢書脫千字

三危自古原無確証爲地爲山爲水俱不可知謂三危山在敦煌始於水經而詳於括地
志然敦煌並無有水南流能越雪山而逕沙海者漢志於禹貢某水某山一一明指獨於
黑水三危不言何地安知烏江所經之諸山非卽禹貢所名之三危而後世失之者歟

黑水之名以色其委入南海其流經梁雍之間今潞江水色深黑本名烏江源出藏地布
喀池池廣五百里自發源至麗江府界三千餘里又南經野入界又南逕永昌府及潞江
安撫司境又南逕緬甸國又南入海布喀池直河源西南一千八百里潞江水色深黑源
遠流長不必遠求敦煌之有無黑水也

齊氏曰漢敦煌今沙州衛是布隆吉河南北哈拉池以來皆古郡地也玉門關在沙州西
北三百餘里陽關在西三百餘里由北而西爲噶思池卽古鄯善國由此西北爲洛普池
卽古蒲昌海所云鹽澤者矣又曰今河西西之積石自後人名之非禹所名也大崑崙卽

古積石在塞外二千餘里其下卽星宿海漢時爲羌地唐初爲吐谷渾地段煩追羌行四十餘日至河首積石山侯君集隨李靖平吐谷渾追至星宿川達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劉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悶摩黎山亦卽大積石也可知漢唐時已知河源但自星宿以下曲折次第則都實爲詳悉耳又曰三危西夷之山在敦煌縣南漢敦煌郡今沙州衛卽左傳所云秦人迫逐羌戎之祖吾離於瓜州及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也者雪山在沙州南百餘里冬夏積雪不消卽古祁連山也依魏書則三危山尙在雪山之北而沙州近流沙西卽白龍堆西北望蒲昌海已爲雍州最西之地是以括地志直云三危山在敦煌南三十里山有三峰故曰三危俗名卑羽山

關中勝蹟圖三十卷

關朝畢沅撰

原本首提要次進書表次目錄西安府二十四圖同州府十四圖鳳翔府四圖漢中府六圖延安府一圖榆林府一圖商州二圖乾州一圖邠州二圖興安州二圖鄜州三圖綏德州一圖凡五府六州共圖六十一幅其圖先疆域次山川古蹟圖後爲志志有四目曰地理曰名山曰大川曰古蹟此畢公巡撫陝西時所著也書成於乾隆四十一年陝省諸

志多佳本自三輔黃圖西京雜記而下如宋敏求長安志程大昌雍錄何景明雍大記李應祥雍勝略諸書尤其顯焉者然彼此互異或有舛譌是書薈萃羣書折衷一是加以案語詳爲考証且爲行部所詢與閉戶著書者自異凡志之名圖者圖最可貴如高麗圖經圖已佚矣人競惜之是書按籍披圖瞭然在目尤非諸志之可及也

占小少字通用師古稱少陵爲小陵杜甫家於此故自稱杜陵老亦曰少陵也少陵原在咸甯縣漢宣帝許后葬杜南是謂杜陵南園

文光案名曰杜者古杜伯國也曰陵者漢宣帝陵在杜原之上許后陵在少陵原之上相去十八里少陵爲杜陵南園蓋在杜陵之南也

史記秦嶺天下之大阻也諸書所言未確通鑑地理通釋指終南爲秦嶺非也秦嶺特南山東北一支嶺耳北控全秦南通荆楚古稱阨要之地故曰大阻一統志云終南山脊爲秦嶺於地勢最爲脗合

漢細柳有兩所並名柳市一在渭北一在昆明池亞夫所屯之處在昆明池南卽北原是也

終南太白太乙武功四山一實數名致成聚訟竊謂關中迤南一帶自古統號南山而終

則止於蓋厓太一當屬今之南五臺漢志之垂山則武功也禹貢之惇物則太白也似此分屬較爲指掌瞭如禹貢錐指謂太乙垂山皆禹貢之惇物則又蒙漢垂山古文以爲惇物一語而誤更不足據

漢書西域傳謂于闐南山與漢南山相屬大宛傳又云南山卽連終南山至葱嶺萬餘里則更荒渺不可究詰矣

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積石終南負地絡之陰而東及太華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而東及太華河自北戒之首循雍州北徼以達華陰江自南戒之首循梁州南徼以達華陽是太華者兩戒山河之會也

括地志雲笈七籤皆以華山爲惇物非是

長安志載昭陵陪葬名位本據陵廟記圖所載差舛頗多陪葬名位當以會要爲本而証之史傳及通考通考足補會要之缺

文光案是書考陪陵臣工名位並神道碑石極詳他書多疏漏太宗昭陵在醴泉縣東北四十里九峻山

唐國子監今爲西安府學監中有虞世南所書夫子廟堂碑明皇所書石臺孝經鄭覃等

所進石壁九經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自宋元以來凡郊野寺觀所有碑額刻石委棄榛莽者皆界至學中今時呼爲碑洞亦謂之碑林自秦隋至元約計七十種

文光案今有碑林全目約計二百餘種茲云七十種蓋錄其佳者

黃帝葬橋山橋陵在關中者舊志有三一在慶陽之正甯一在延安之安定一在中部三縣皆漢上郡歷代祀典相沿總在中部尤爲有據也至如記載所志如畿輔之平谷山東之曲阜河南之闕縣皆有其陵文選注黃帝葬西海橋山語更荒渺而無從考信也已

中都縣屬鄜州西北有橋山去縣一里關中北境大山以橋山爲稱首釋名形作橋也

熊耳山在雒南縣洛水至此始大禹貢導洛自熊耳一統志載入盧氏縣今從陝西通志列入雒南其爲禹施功之處無疑雒南屬商州

熊耳山有四一在商州一在盧氏縣一在河南宜陽縣一在河南陝州

河套志六卷

國朝陳履中撰

寓園本 乾隆七年刊前有儲大文序伏讀四庫全書提要曰凡河套之建置沿革山川

城堡關塞古蹟物產悉分門彙載末附以藝文二卷如引魏書以証涿祁山之爲榆林府